



有了第一句就有第二句，有了第二句就会有第三句。杨杰希望僵局就此打开。

“我听叔叔说，现在您很少开车，不喜欢。”

“也不是不喜欢，是怕。应酬多了。屁大点事都得端着酒杯才能谈，一喝就多，喝少了还不让你下桌。晕晕乎乎容易出事。但我还是喜欢坐在车上跑长途。”

这也是杨杰没坐飞机和火车去淮海的原因。崔晓萱建议一家人都乘飞机，杨杰坚持开车回，他喜欢在路上感觉。多年前，他开解放牌大卡车运饲料和猪粪，独自昼夜兼程，扯起嗓门吼不着调的歌，看房屋、车辆、行人和草木倒退着远离自己，他就会庆幸当初做了无比正确的选择。在路上，向前跑，开阔、自在、舒展，仿佛从世界包裹在他身上的巨大铠甲里挣脱了出来，有飞翔的快感。他要在回故乡之路上重新体验一下飞起来的好感觉。当然，他的理由还有：到淮海，有车在手上方便。至于秦福小决定搭车，是后来的事，杨杰也没和老婆通气。

“大人，不，公子，你知道我第一次见到你是怎样吗？就像瞎子第一回睁眼见光，头晕目眩站也站不住。人被淹死前也不过那样！我那时知道了，世上真有这样俊美的小生！从那天起我就捏了一把汗，因为我深知人世间容不得至美之物，这座大城池又如何保住你的周全！我怕有人害你吃你争你分你，最后连一点渣儿都不剩！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一天，你圆囫个儿交给了我，交给一只毛毛虫了啊！”

舒莞屏站起，坐下，被这长长的洞房告白吓住了。啊，显而易见，这里并无一句伪饰，全是肺腑之言。敬重和怜惜泛上心头，他真想拉住她的手，让她安静，然后告诉她：世上压根就没有云端上的天人，她面前的人依旧是一个俗世凡胎；不过这个人实在不幸，全无预料地落到了一个叫作沙堡岛的魔窟。此刻自己想说的只有一句话：不挣脱，毋宁死。“所以，至敬至尊的提调大人，你既如此爱惜我，就真的忍心让我去死吗？”这句话只在心中沸动，并未说出。

他伸手将她的脸扳向自己：“请大人与我面对面畅叙可好？”小棉玉往后蜷缩，死也不肯。“天哪，这该如何是好！”舒莞屏闭上双眼，忍住泪水。

三

酷暑深入，所有的水都结为冰，所有的枯叶都埋入雪，所有的活物都在蛰伏。一些熬冬的人无比艳羡一个角落，因为只有那里温暖如春，正逢绽放的盛季：蜂蝶忙碌，小生灵无夜无昼，只想赶在花期贮备蜜汁，早日蜡封那些六菱形小仓。这些人恨不能亲临现场，以过来人的身份掩饰自己未能根除的窥视癖，指指点点，抹去嘴角的哈喇子，对两位新人给予具体而微的指导：注意饮食起居，尝试一下相敬如宾的乐趣；如果能在耳鬓厮磨中施拱手礼，该是何等情致！他们援引古人的一套繁文缛节，证明唯有依赖于此，才能延续奇妙的文明，使整个族群温文尔雅，蓄满张力：眼看都要拔刀相向了，还会像君子一样问安。我们的提调大人和总教习先生，二位正值蜜月，可有

“平阳说，喝多了你就看到第二条路。有这事吧？”福小第三次开口。有了第二句就会有第三句，然后就会有无数句。

杨杰的心又往下落了落。“这事他也跟你说了？”杨杰自然地衔接上问话，往侧后方扭了一下头，声音却对着贾凡，“又该跟你说段子了。”然后他才彻底地向后座看了看福小，说，“平阳跟你说是在哪一年了吗？2005年，年初，他来北京不到半年。长安刚来北京。我们去南城吃贵州酸汤鱼，喝大了。那是真的大，加上舒袖——那时候还不知道你已经在北京了，四个人喝了五瓶古井贡，还有十六瓶燕京啤酒。我经常会纳闷，那顿饭怎么会喝了这么多酒。对，舒袖好酒量，那天不下八两。我开车送他们回北大，他们打算半夜到未名湖上溜冰。车一开动我就觉得不对，眼前多了一条路。该走哪条呢？我用的是司机的老办法，轻易不大动方向盘——贾凡你知道的，只要不乱动，方向盘经常比人可靠。好在那里是条直路。到十字路口我晕了，眼前一堆路，他们说，杨杰你怎么不走了？我说，我得在八条路中挑最正确的那条，给我点时间。”贾凡已经笑了。“别笑，路不仅多了，还浮了起来，当时我确实担心，如果上错了道，会一直开到天上去。”

“平阳提醒我，杨杰你喝喝喝多了。我说你瞎说，我没多。舒袖说，你一定喝多了。长安在副驾驶座上，拍我的肩膀说，别听他们两口子的，我相信你没没喝多，绝对没没喝多。在我喝没喝多的问题上，他们争了不下三分钟。我都在找路。”

“十字路口哪能停这么久？”贾凡说。

“大冬天，半夜了，都在抱着暖气睡觉呢。路上连条狗都没有。争论的结果是，舒袖站到了长安那边，相信我没喝多。舒袖说，路翻倍，完全是因为两只眼的缘故，捂上一只就行了。我们三

个觉得舒袖太聪明了，这方法好。我就蒙上左眼，松了刹车。可是走了几十米，发现路又多了一条，只好停车。从后面来了辆车，被平阳拦下，司机是个小伙子，听说我们去北大，让我们跟他走，他去中关村。我就蒙上一只眼，盯着他的车屁股走。又走了十来分钟，那哥们儿突然一个急刹车，吓得我本能地踩刹车，一肚子的酒变成冷汗出来了。酒醒了一半，两条路终于合并成一条了。那哥们儿是个新手，听着摇滚，一激动脚踹到刹车上了。跟着他继续走，我才看见他车后头贴着张纸条：新手上路，请两百米外伺候。”

车过了天津。很多年杨杰都没有一口气说这么多话了，公司开会商讨上市的问题时，那么重要的时刻，也没说这么多。但他确信话不会白说，因为秦福小在经过漫长的预热之后，已经活络一点了。她说，真没想到，你这么能说。她的意思是，多年里她都认定他是沉默寡言的人。他们是所有人的大哥，她、初平阳、易长安、景天赐、舒袖、吕冬，所有人的大哥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通常是用做事代替说话。他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十六年前，她离家出走的时候。尽管这几年他们在北京隔三岔五也会聚，但都是集体活动，跟他们俩比，初平阳和易长安那就是话痨，整顿饭就听他们俩唧唧唧唧没完，曲终人散，他们基本上还是沉默着。

这种沉默深究起来意味深长。他有浩荡的十六年光阴需要翻越，如果从天赐之死算起，时间更长，他本来就不是话多的人。翻越时光如此艰难，得掐准了每一个必要的点儿往前走。而秦福小，不沉默就不足以解释她为什么在很多年里，像一滴水融进了大海，音信全无。一声不吭是最好的答案。当两个人相遇时，尤其是像现在这样单独面对，只有沉默才能把这些年沉重漫长的空白页真正地翻过去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去老万玉家

○张炜（连载115）



亲身体味，有些许高见示与？

一月甘辛只有冬房子里的主人自知。至大难题除了如厕，还有洗浴。这时节虽不必每日大浴，但因和衣而眠太久，难免躁痒难耐，像舒莞屏这样的洁癖之人如何受得？即便是湿巾搓身，又怎能规避近在咫尺之人？这让他甚为苦恼，最后竟想出笨拙粗陋的方法：请小棉玉暂且向隅而立，待这边浴毕即发一声咳。小棉玉认为“甚好”，忙着为其准备沸汤和木盆，然后缩向屋角等待。孰知百密总有一疏，结果险些酿成大错：舒莞屏于擦拭中初感凉意，终未忍住，发出一声轻咳。小棉玉随即转身。这匆促一顾非同小可，诸多物事就此难以挽回：小棉玉一睹裸躯，如同骤寒侵体，浑身冷战，再也不能支持。

她长时间卧伏炕上，气如游丝。风吼如雷，大雪漫淹，出门呼医实不可行。舒莞屏将灼烫之人扶起，让其倚在怀中，看长睫闭合，整个人有气无力一丝丝萎下。他摇响瓷铃，这才想起憋儿不在。他觉得胸口那儿一阵揪疼：是那只发红的小手正抓住他的心窝，两眼满是乞求。“小棉玉，你可转活过来了，好生凶险啊！”她长长舒气，原来刚刚是晕厥了，这时脸上有了一点点红润。一夜话语时时断续，直至凌晨。舒莞屏将两人中间的劈柴抽开了。“每至凌晨，冷大人就到了亢奋之时，要与我饮谈。还好，夜猫子的病菌总算没有染上我。”舒莞屏像对待一个大病初愈者，不敢让其冷落孤单。小棉玉说：“从记事起，冷伯就是一个深夜不眠的人。哦，那时他给两湖总督做幕宾。后来入了洋行更是这样。”舒莞屏发现，在不见一物的夜色里，她的话语变得流畅起来。这使他明白了，两人最好的叙谈不是正襟危坐的白天，而是伸手不见

五指的长夜，有狂风大吼的陪伴更好：那些必要谈论的话语，该是畅所欲言的时候了。他想听到关于冷大人的一切，这个男人如同无所不在的巨型磁石，而自己，以及身侧这位小人儿，在这个寒夜就像铁屑一样颤颤抖抖。

小棉玉显然不愿多说。“冷大人一直独身，这为什么？”他小心探问。小棉玉说：“他肯定要独自一人的。”等于没有回答。“万玉大公也是一个人啊。”舒莞屏说。夜气中是她颤颤的声音：“啊，大公有过誓言，大业不成，终身不婚。她没有自己，她把自己这一生一世都交出去了！”舒莞屏在这声激越的回应中，想起了那个战云密布的春天：小棉玉在广场上为出征壮士们送行，嗓音突然变得尖亮逼人宛如铜管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他想在漆黑的夜色里继续听到府上大人的故事，没了。一会儿，有极低的絮语传来，极难听清。他全力捕捉，终于听得明白：她在背诵《贞德颂歌》。极细微，但仍旧抑扬顿挫，音节清晰，全部化入了夜色。

已到凌晨四点。彼此都无一丝睡意。“提调大人，我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结果的。”舒莞屏打破了沉闷。“我，我想是的。”“我说过，我将以死拒之。”“公子不必死，公子伤损一丝一毫，我都会难过的。”舒莞屏侧身向她：“我记得追捕路上，你说过既是叛逆，‘人人得而诛之’，那就不如让我死在路上。”小棉玉欠身坐起：“府中最初的牒令确是这样，可后来万玉大公知道了，急追一道牒令，这才没人伤你。即便这样她仍不放心，让我亲手把公子接回！公子啊，你该明白大公的仁慈了！”舒莞屏心跳骤急，脱口而出：“那么，第一道牒令就出自冷大人之手了！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星空与半棵树

（连载 69）

○陈彦



那个从省城来的装台领队刁顺子，还专门跑到他跟前跳了个大拇指：“高，还是安协调高！一样的话，你说出来，这些下苦的愿意听么。这都不把连枷打得美美的，牛在后边也走顺了。你那个建议也好，咋能给舞台背景上扎个大毛垂子，这是高台教化呀……”说着他还“阿嚏”地打了个喷嚏，像是有些感冒，但仍在夸，“你看现在多好，又是金牛，又是白羊，又是双鱼的，看着也吉祥么！就是把装台的整苦了，几百台电脑灯，你安协调一句活，害得我们几乎一多半都移了位，到这阵了，弟兄们连夜餐都没着落。但工作你放心，绝对是指到哪儿咱打到哪儿，即使饿得前胸贴住后背，都没马虎过。”说着他又打了个喷嚏。

安北斗听出了刁顺子话里的意思，就跟身边人说：“这十几个装台的的确辛苦，三天三夜连轴转，让给大灶说，给人家晚上弄一口热乎饭，加个夜宵。再给熬点姜汤。”他看那人有点为难：“你就说南书记特别交代的！”那人去了。

顺子又把安北斗的脊背轻轻拍了一下，再次竖起大拇指：“高家庄的高！安协调就是高！”

晚会最精彩的节目，还是火烧天父子仁演的《外星球来的三个和尚》。

节目主持人一报幕，所有群众演员和一些挤进来看热闹的观众，一下就骚动起来。因为他们父子仁既是秦腔戏曲名丑，也是电视上露脸特别多的喜剧明星。陈彦在长篇小说《喜剧》里对他们的火爆演艺生涯多有描述。

灯光师故意用三台煞白的灯，将三个剃得亮晃晃的菱形脑袋送了出来。不得不服，这三颗头颅真是长得过于“奇险诡谲”了些。

父亲火烧天先开口，然后兄弟俩打配合：

地球上的女士们、先生们、朋友们，听说你们还称父老乡党们：我们来的地方有点遥远，路上就走了一百二十三点六光年。

从月亮到地球，光线以光速走是一秒零三，

你想想我们为来祝贺演出走了多少天？

不来总觉得有点欠，毕竟你们遥望了我们二百多万年。

亲戚朋友越走动关系越谄，不走动就活成了光棍儿一条单打单。

从长相上可能有些让你们不太满，

可在我们天枢星的卫星上咱父子仁都是抢手的靚仔俊男。

宇宙浩瀚，审美也许完全相反，你们喜欢的公主在我们那儿只能刷锅洗碗。

太空大得没有个边边沿沿，不是光你们地球人会说话会谄能唾能干。

你们叫人的生物站到了食物链的顶端，

而别的星球上还有长得像蛇像鹰像驴的生物在造光速飞船。

星球和星球之间差别很远，条件不同，有些蜥蜴可能在另一个球体上进化得手握了生杀大权。

你们不要小瞧了身边的花鸟虫鱼、蚂蚱秋蝉，

他们有可能就是外星人派来的友好使者或斥候侦探。

随便捻弄和捕杀它们可能带来危险，

给它们留一条生路才会让你们人类健康安全。

生命的优点和毛病哪个星球大概都无二一般，

有善良勤劳的就有二流子懒汉。我们星球上的《三个和尚》跟你们玩的一个版，

打起伞来也都是无发(法)无天。明明知道水是一切有生命星球的第一资源，

却偏偏懒得挑、懒得抬，等人伺候着好当活神仙。

闲言少谰，咱得立马开演，你两个货，伸完懒腰、打完哈欠，抬起水桶，准备造膳！

……

……

开场白一完，底下人先笑得捶腰砸背、捂肚子抹泪的。虽然后边是《三个和尚》的传统故事，可依然在星际与地球之间来回穿梭，编排演出得十分幽默风趣。让安北斗没想到的是，火烧天那么自然地把宇宙、银河系、北斗七星与太阳系、地球、月亮之间的关系都带了出来，并且基本符合天文实际。另外，还加上了热爱大自然、保护滋养我们生命星球的主题，着实让他大吃一惊。事后他才知道，火烧天为这趟演出，还专门买了相关的天文书籍“恶补”一番。别的大腕都是明天开演前才赶到，而他们父子今天就跟一帮伴舞的演员一块儿来了。人一落停，就关在房里修改排练，连窗帘都拉着，整整闷了四个多小时，直到彩排才露面。

安北斗正惊叹着一个老艺术家做事的认真与谨严，脊背又让南归雁拍了一下：“彩排一结束，立即撤，车都给你准备好了。”

彩排搞到很晚才结束。一结束，他就急急呼回报北斗村了。

36 芒种

安北斗回到村里已是凌晨五点。他先到老鳖滩看了一眼，温家的灯早亮了。他急忙隐蔽到灌木丛中，只见花如屏顶着面架子，一个个朝院里摆，却没见男主人闪面。他心里猛吃一惊：这些活儿平常都是老温干的呀！村里人知道，温如风心疼婆娘，苦活儿重活儿都是自己抢着上前。尤其是面架子，尺寸高，花如屏得顶在头上才能挪动。加上了为了稳实，哪一个都是几十斤重。但温如风始终没出来帮忙，他觉得有点怪。

（未完待续）